

莫言为何推荐《生死疲劳》



诺奖组委会说，全世界很多大学生都会读莫言的作品，请他推荐一部，莫言推荐了今年在瑞典出版的《生死疲劳》，他表示，“因为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写作风格，以及和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一些探索。……这本书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，是对文学探索、文学创作的一种比较完美、统一的结合。”2006年问世的《生死疲劳》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，莫言为何如此看重它？



《生死疲劳》梗概

这是一部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，在这次神圣的“认祖归宗”仪式中，小说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像力草灰蛇线般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，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。

小说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，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，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，并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，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、乐观、坚韧的精神。小说的叙述者，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，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，并无罪恶，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。在小说中他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，一世为人、一世为马、一世为牛、一世为驴……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，都未离开他的家族，离开这块土地。小说正是通过他的眼睛，准确说，是各种动物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变革。



魔幻现实主义“中国化”？

六度转世仿若“重生门”

诺奖委员会的颁奖评语——“魔幻现实主义融合的民间故事、历史与当代”，看过《生死疲劳》的读者，一定觉得，这完全适合于这部小说。莫言最负盛名的《红高粱家族》或《丰乳肥臀》，到近期的长篇《蛙》，都有特别鲜明的“魔幻”色彩。

成名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，很多都受“魔幻现实主义”影响。但《生死疲劳》特别的一点在于，它将舶来品的“魔幻

现实主义”和属于中国的“神怪志怪”小说传统结合。莫言把《生死疲劳》构思成一个在土改运动被处决的地主西门闹六度投胎转世的故事，他依次投胎为驴、牛、猪、狗和猴，最后又再度投胎成人，体现了所谓的“六道轮回”。开篇即写西门闹在地狱中为冤死抗诉，受尽煎熬，终被阎罗王放回。（肉体转换而意识不死，这样的手法，如果让90后的读者来评价，简直可归入如今相

当流行的网络“重生门”小说一类，只是主人公重生后，变成了牲畜。）

莫言曾多次表示自己曾受《聊斋志异》的影响，而《生死疲劳》对“牛头马面”、转世投胎的描写，完全可与“聊斋志异”媲美。莫言用了章回体，也是向中国古典和神怪小说的一种致敬。哪怕是小说的主人公的姓，也很传统并且山东——西门。

央视“面对面”采访：
您幸福吗？

莫言：我不知道

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，央视《面对面》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，央视记者问莫言：“你幸福吗？”莫言回答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记者：作家就像一只母鸡一样，作品就是鸡蛋，这次出了个金蛋，大家肯定对母鸡感兴趣。

莫言：漂亮的母鸡嘛看看也无妨，如果光是鸡蛋漂亮，母鸡不漂亮不看也罢了。

记者：当时答瑞典学院时，您说是感觉惊喜而惶恐。

莫言：惊喜是觉得怎么会落到我头上呢？的确是非常高兴的。可是，接下来怎么处理呢？这么多媒体，多了这个所谓的光环，会不会有更多的人盯着你，找我的毛病，更多的人故意的跟我为难？惶恐。

记者：他们给您的颁奖辞，和您自身给自己作品的评价，是合一的吗？

莫言：应该说他的颁奖辞表述出了我小说的某些特征吧。他当然读懂了。今天我听他们说翻译成魔幻现实主义也不太准确，翻成一种虚幻跟民间故事、社会问题跟历史的两种结合，这种还是比较准确的。

记者：您幸福吗？

莫言：我不知道。

记者：绝大多数人觉得您这个时候应该高兴，应该幸福。

莫言：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，一切都放下，身体健康，精神没有任何压力才幸福。我现在压力很大，忧虑忡忡，能幸福吗？但是我要说我不幸福，你就会说太装了吧，刚得了诺贝尔奖还不幸福。

记者：你现在最期待的状态是什么？

莫言：结束本次访谈。

《现代文学史》将改写 为莫言设专章介绍

本报综合消息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将因此改写。

据记者了解，目前在高校中较流行的现代文学史教材有两个版本，分别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朱栋霖是这两套教材的第一主编。

14日上午，记者联系了朱教授，他告诉记者，这两个出版社将要出版的下一版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，都将因为莫言获得诺奖而改写。

朱栋霖告诉记者，明年初，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都将出版现代文学史的修订本，他会将莫言的介绍、评价立为专章。

(徐天)

结语

《生死疲劳》是最符合诺奖评语的作品，和评语几可“严丝合缝”，这或许是莫言推荐此书的原因之一。但对中国读者和文学评论者而言，《生死疲劳》是否可以代表莫言的创作巅峰，大概

要存疑。毕竟，《生死疲劳》的结尾部分，仍若隐若现地有“魔幻现实主义”鼻祖马尔克思《百年孤独》的影子，漫长的家族变迁，近亲男女生出了一个“大头娃娃”，《百年孤独》则生出了一个

带尾巴的孩子。其叙述视角的变幻，的确给写作增加了很多可能性，但仍然未能脱离主观叙述的模式。而中国读者所关注的是“现实”情怀，反而还是在《蛙》或《天堂蒜薹之歌》中更多一些。当然，毕竟，莫言是面向全世界大学生读者推荐，《生死疲劳》在“中西结合”上是最完整而最完美的作品了。

(杨晚)